

唐陸宣公翰苑集

一
五
冊

唐陸宣公翰苑集卷第十四

汪肇龍稚川

程瑤田易田

山右張佩芳蓀圃注釋

新安

汪梧鳳在湘

參訂

方矩晞原

涇陽柏森子餘校刊

奏草四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通鑑興元元年春正月
上于行宮庶下貯

諸道貢獻之物榜
曰瓊林大盈庫

右臣聞作法于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

左傳鄭子

產作邱賦渾罕曰君子作法于涼其弊猶貪作法于貪弊將若之何杜注涼薄也林注言君子作法什一取民

斂從其薄其流弊猶至于貪

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

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

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蓄聚斂之臣夫豈

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恐

他本作懼

賄之生人心而開貨

他本作禍

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斂而厚其帑積

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

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爲成

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爲貪

散之不爲費以言乎體則博大

管子土地博大野不可以無吏

以言乎

術則精微亦何必撓廢公方

通鑑本注撓屈曲也方法也

崇聚私貨

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

人誘姦聚怨以私制事豈不過哉今之瓊林大盈自古

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

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盍各區分稅賦當委之有

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乎天子以奉私求元宗悅之新

是二庫

續通典大盈庫內庫也以中人主之至德中第五琦始悉以租賦進入大盈庫天子以出納爲

便故不復出唐書食貨志王鉉爲戶口色役使歲進錢百億萬緡非租庸正額者積百寶大盈庫以供天子燕

私蕩心侈欲萌抵于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

而入必悖而出豈非其明效與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

道敦行儉約斥遠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通鑑舊

金帛皆貯于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及

第五琦爲度支鹽鐵使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

制乃奏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

爲便故久不出由是以天下公賦爲人君私藏有司不

復得窺其多少校其贏縮殆二十年宦官領其事而諸

者三百餘員皆蠶食其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

方曲獻不入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丕變通鑑大曆十四年五月癸亥德

宗卽位詔罷省四方貢獻之不急者又罷梨園使及樂

工三百餘人所蓄者悉隸太常先是諸國屢獻馴象凡

四十有二上曰象費豢養而違物性將安用之命縱於
荆山之陽及豹蜺鬪雞獵犬之類悉縱之又出宮女數
百人於是中外皆悅淄青軍士至投議者咸謂漢文卻
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

馬前漢賈捐之傳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
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

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與道晉書武帝

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紀大醫司

馬程據獻雉頭裘帝以奇伎異服典禮復見於當今近
所禁焚之於殿前敕內外有犯者罪之

以寇逆亂常鑿輿外幸既屬憂危之運書心之憂危若
蹈虎尾涉於春

冰宜增傲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由他本行殿忽覩

右廊之下榜列二庫之名懼然若驚不識所以何則天
衢尚梗易何天之衢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噢咻未息莊

呻吟裘氏之地玉忠勤戰守之效賞賚未行而諸道貢

珍遽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懷竊揣軍情或生缺望

史記荆燕世家獨此尚缺望注缺周禮試詢候館之吏地官

者缺也缺望不滿所望而怨耳凡國野之道五十里有積兼採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積憾

已甚或忿形謗譏晉書簡文帝紀官或醜肆謳謠頗含

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眈俗昏鄙識昧高卑不

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頃者六師初降通鑑本注

天子之行必有六師以為營衛不敢指言百物無儲通鑑

自京師出居奉天故徵其辭曰六師初降通鑑

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伺賊之休通鑑外扞凶徒內防危

息夜繼人于城外采蕪菁根而進之

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

唐書渾瑊傳泚治攻

具矢石四集如雨晝夜不息凡浹日

畢命同力竟夷大

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

前漢司馬

遷傳李陵素與士大夫絕

輟食以啗功勞

前漢張良傳漢王輟食吐

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

曰輟止也無猛制而人不攜

晉書潘岳傳功先勞而悅使兮豈嚴刑而猛制哉

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

衣食已豐而謠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恆性嗜

貨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

恬默能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恠記曰財散則民聚

財聚則民散豈

一本多非字

其殷鑒歟眾怒難任蓄怨終泄

他本多其患二字

豈徒人散而已亦將慮有締

他本

姦鼓亂干

紀而強取者焉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爲心者

前漢張釋之傳法者

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

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爲心者人必拂而

叛之故燕昭築金臺

綱目質實黃金臺在順天府東南一十六里又一曰小金臺延天下

士後人慕其好賢之名亦築臺于此爲京師八景之一名曰金臺夕照又戴洵北京八景圖詩序金臺有三在

大興縣東南曰西金臺

天下稱其賢殷紂作玉杯

通鑑前編紂始爲象箸箕子嘆

曰彼爲象箸必不盛于土簋將作犀玉之盃玉杯象箸必不羹藜藿衣短褐而舍于茅茨之下則錦衣九重高

堂廣室滿此以求天下不足矣

百代傳其惡蓋爲人與爲己殊也周文

之園百里時患其尙小齊宣之園四十里時病其太大

蓋同利與專利異也

國語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

爲人上者當辯察

此理洒濯其心

左傳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奉軼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

三無私以一有衆

禮記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此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

私人或不率于是用刑然則宣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

恃以理天下之具也捨此不務而壅利行私

左傳毋濫年毋壅利

注專山

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今茲二庫珍幣所歸不領

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離怨不亦宜

乎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德以陛下天姿英

聖儻加之見善必遷是將化蓄怨爲銜恩

國語積貨滋多畜怨滋厚

反過差爲至當促殄遺孽永垂鴻名易如轉規

後漢馬援傳謀

如湧泉勢如轉規

指顧可致

東都賦指顧倏忽獲車已寶

然事有未可知者

但在陛下行與否耳能則安否則危能則成德否則失

道此乃必定之理也願陛下慎之惜之陛下誠能近想

重圍之殷憂

綱目集覽殷讀曰隱痛也詩憂心殷殷注殷本作慙通作隱慙慙然痛也

追戒

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

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而懷與眾同欲是

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瓌異纖麗一無

上供推赤心于其腹中

東觀漢記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

降殊恩于其

望外將卒慕陛下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

過之誠孰不歸德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

綱目

集覽

徐安行也續漢書曰天子五路駕六馬故曰六龍

易乾卦

時乘六龍以御天注處則乘潛龍出則乘飛龍

故曰時乘六龍謹按春秋緯命應序皇伯登出扶桑日

之陽駕六龍以上下許慎五經異義春秋公羊說及王

度記皆云天子駕六馬周禮馬八尺以

上曰龍月令曰駕蒼龍故六馬稱六龍旋復都邑興行

墜典整緝芬綱乘輿有舊儀郡國有恆賦天子之貴豈

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也損其小寶而固

其大寶也

易聖人之大寶曰位

舉一事而眾美具行之又何疑焉

恡少失多廉賈不處史記貨殖傳貪賈三之廉賈五溺

近迷遠中人所非況乎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

管窺願效之至東方朔答客難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鍾注善曰莊子魏牟謂公孫

龍曰乃規規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謹陳冒以

管窺天用錐指地不亦小乎銑曰竹管也謹陳冒以

間通鑑上卽命去其勝讀史管見德宗以專欲致禍困

非陸宣公精忠厚德盡事之義其誰能不起謹奏

遁光膠口之意哉嗚呼贊可謂人臣之式矣

奉天論解蕭復狀通鑑綱目復嘗言于上曰宦官

宮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政上不悅又嘗言

陛下踐阼之初聖德光被自楊炎盧杞驥亂朝

政以致今日陛下誠能變更睿志臣敢不竭力

倘使臣依阿苟免臣寔不能又嘗與盧杞同奏

事杞順上旨復正色曰盧杞言不正上愕然退
謂左右曰蕭復輕朕命復充山南荆湖江淮等
道宣慰安撫使寔疎之也既而
劉從一及朝士往往奏畱復

右冀寧奉宣聖旨緣國家賦稅多出江淮既未收復京
城恐遠路傳說過甚所以欲得遣一大臣往彼宣慰以
安遠近之情初欲簡擇此使並先共宰相商量皆云蕭
復久任江外刺史諳彼事宜又就宰相之中名望最重
令其往彼宣慰人必望風悅服其時蕭復亦自見此商
議更無異同朕猶不能自斷遂喚諸朝士班次對見一
一親向說宣慰之意問其穩便已否皆云至要並無異

辭朕所以更不疑惑已與擇得發日及其臨行從一等

卻論奏欲得且畱蕭復又頻有朝官上封事亦與從一

等意同朕忽見此翻覆非常悵恨數日思量不測其故

意者必是蕭復計會遣其論奏

通鑑本注意者以意度之也此亦德宗猜防臣

下之蕭復又有何事苦欲得住其意深不可會卿比來

諳此人性行否兼與朕仔細思料

北史源思禮傳為政貴當舉大綱何必須

大子若不肯去其意何在者蕭復往年曾任常州刺史

細也唐書地理志常州晉陵郡屬江南道通鑑音注常州古

延陵季子之邑後為毗陵唐為常州在京師東南二千
八百四十三里至東都
一千九百八十三里
臣其時寄住常州首尾二年閱

其理行及到京邑多與往來歲月滋深情意相得復之

志性臣則備諳本是貴門又聯戚屬謹按唐書蕭復傳復宰相蕭嵩之孫

衡之子衡尚痛自修勵慕爲清真矯枉太深時或過當

前漢諸侯王表可謂矯枉過其正矣注師古曰矯與矯同枉曲也正曲曰矯唐書蕭復傳復望闕高華勵名節

不通狎論經義則以守死善道執心不回爲本議人物

則以魏元忠武后時相宋璟元宗時相爲師己之所行皆欲盡善

故涉好名之累亦無應變之才用雖不周行則可保綱目

集覽言不悔行也正誤曰今按行去聲集覽似以行爲平聲大概言蕭復平日之行不獨指不悔行一事至

如二三爽德通鑑本注左傳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季文子曰七年之閒一子一

翰苑集 卷十四 奏草四 柏經正堂藏書

奪二三孰甚焉翻覆挾姦復之爲人必不至是安有親承計議

退自變渝私誘官僚曲令干說是同兒戲漢書周亞夫傳文帝曰鄉

者霸上棘門如兒戲耳非近人情雖甚狂愚猶應不敢若稍恭慎

固當不爲況乃見稱名流獲踐清貫通鑑釋文貫事也清貫猶言清職也

備股肱之任承渥澤之私王僧孺啓一遇休明多逢渥澤何心何顏忍

至于此假令蕭復之意或欲逗留漢書音義師古曰逗留謂畱止也如淳曰軍

法行而逗留畏懦者要斬在于從一之徒寧肯附會臣緣自到行在

常居禁中蔡邕獨斷漢制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通鑑音注天子行幸所至

宿次之地宿衛將士外設環衛近臣宿直各有其次與宮禁無異故行宮內亦謂之禁中向外事情

視聽都絕忽承顧問莫測端由陛下必欲研窮斯理不

爲難察初舉蕭復充使本是從一等商量後請蕭復不

行又是從一等論奏一矛一盾理必有歸

韓非子人有鬻矛與楯者

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

物無不陷也人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

弗能

應也或遣或畱意將安在但垂睿詰孰敢面謾

通鑑本注詰去

吉反說文

謾欺也蕭復若相囑求則從一等何容爲隱從一等

儻自迴互則蕭復不當受疑陛下奚憚而不辨明乃直

爲此悵恨也夫明則罔惑辯則罔冤惑莫甚于逆詐而

不與明冤莫痛于見疑而不獲辯是使情僞相揉忠邪

靡分茲寔居上御下之要樞唯陛下留意幸察謹奏

通鑑

上亦竟不復辯也

奉天薦袁高等狀

袁高楊勉

原注以上二人並曾任御史中丞

裴諝

原注曾任金吾將軍

孫咸

原注曾任

京兆少尹周皓

原注曾任丹延都團練觀察使

裴胄

原注曾任宣州刺史

崔造殷亮李

舟

原注以上並任郎官

何士幹姚南仲陸淳沈既濟

原注以上曾任補闕拾遺

右臣近因奏對言及用人陛下屢

他本作累

嘆乏才惘然憂

見於色臣退而思省且喜且慙所喜者樂陛下急于求

賢明君治理之資也所慙者恥近侍不能薦士微臣竊

位之罪也

鹽鐵論無其能而竊其位無其功而有其祿雖有富貴由踈躋之養也

輒自揣

擇思舉所知猶懼鑒識不明

江淹文鑒識清
贍理懷秀徹

品藻非當

法言周官立事左氏品藻南粵志品藻苔名一名品落以落形如品也

反覆參校未果上

聞昨蒙宣示中書進擬量移官令臣審看可否者因悟

貶降之輩其中甚有可稱臣以素所諳知兼聞公議此

狀之內僅得十人狀所不該又有三四或因連累左黜

或遭讒忌外遷互有行能咸著名跡寘之清列皆謂良

材若但準例量移及令仍舊出守固非陛下愛賢之意

亦乖海內望理之心倘蒙特恩追赴行在試垂訪接必

有可觀錄用棄瑕既符德號振淹求舊亦闡大猷謹錄
薦陳庶備採擇其餘差序遠近並具別狀以聞謹奏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通鑑李懷光既脅朝廷逐盧杞等內不自安遂

有異志又惡李晟獨當一面恐其成功奏請與
晟合軍詔許之晟與懷光會于咸陽西陳濤斜
築壘未畢泚眾大至晟謂懷光曰賊若固守宮
苑曠日持久未易攻取今去其巢穴敢出求戰
此天以賊示明公不可失也懷光曰軍適至馬
未秣士未飯豈可遽戰邪晟不得已乃就壁懷
光屯咸陽屢月逗留不進上屢遣中使趣之辭
以士卒疲弊且當休息觀釁密與朱泚通李晟
屢奏恐其有變為所併請移軍東渭橋上猶冀
懷光革心收其力用寢晟奏不下懷光欲緩戰
期且激怒諸軍奏言諸軍糧賜薄神策獨厚厚
薄不均難以進戰上以財用方窘若糧賜皆比

神策則無以給之不然又逆懷光意恐諸軍缺
望乃遣陸贄詣懷光營宣慰因召李晟參議其
事懷光意欲晟自乞減損使失士心沮敗其功
乃曰將士戰鬪同而糧賜異何以使之協力贄
未有言數顧晟晟曰公爲元帥得專號令晟將
一軍受指蹤而已至于增減衣食公當裁之懷
光默然又不欲自減之遂止時上遣崔漢衡詣
吐蕃發兵吐蕃相尙結贊言蕃法發兵以主兵
大臣爲信今制書無懷光署名故不敢進上命
陸贄諭懷光懷光固執以爲不可竟不肯署敕
尙結贊亦不進
軍贄還言云云

右賊泚稽誅保聚宮苑

通鑑本注朱泚自據長安居白
華殿重兵多在苑中故言保聚

宮苑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之師乘制勝之氣

通鑑本注謂
醴泉之勝也

鼓行芟剪易若摧枯

陸賈典論若衝風之
摧枯枝烈霜之委衰

草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

其謀

通鑑本注諸帥謂李晟楊惠元等

據茲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

全護委曲聽從觀其所爲亦未知感若不別務規略漸

相制持惟以姑息求安

丹鉛錄檀弓曰細人之愛人以姑息注姑且也息休也其義殊

晦按尸子云紂棄犁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語注姑婦女也息小兒也其義始明白

終恐變故難

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今

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此事臣遂

訊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既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通鑑

本注要者須其用藉者借其力當時諸鎮有要藉官所以名官之意亦如此謹按要藉官唐時節度衙前之職

睿宗景雲二年解琬爲朔方大總管分遣隨軍要藉官
河陽丞張冠宗肥鄉令韋景駿普安令于處忠校料三
城兵募則唐邊鎮有要藉官尙矣又據新書忠義傳朱
泚統幽州行營爲涇原鳳翔節度使詔蔡廷玉以大理
少卿爲司馬朱體微爲要藉則要藉乃節度使之
腹心也朱滔王武俊之相王改要藉官曰承令 臣猶

慮有翻覆因美其軍盛強懷光大自矜誇轉有輕晟之
意臣又從容問云昨發行在之日未知有此商量今者

從此卻迴或恐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

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通鑑本注
言上已許

李晟去咸陽則其移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
難爲辭伏望卽以李晟表出付中書勅下依奏通鑑本
注勅下

難爲辭伏望卽以李晟表出付中書勅下依奏通鑑本
注勅下

李晟依其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通鑑本注事由猶言事因

也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

通鑑本注東渭橋在京城東故云然朕緣未知利害本欲委卿商量適會

陸贄從彼宣慰回奏云見卿論敘軍情語及于此仍言

許去事亦無妨遂勅本軍允其所請卿宜授以謀略分

路夾攻務使叶齊克平寇孽如此則辭婉而直理順而

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臣初奉使諭旨本緣糧賜不均

偶屬移軍事相諧會又幸懷光詭對且無阻絕之言機

宜合并若有幽贊一失其便後悔何追伏願聖聰速垂

裁斷謹奏

奉天奏李建徽楊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通鑑晟自咸陽結陳

而行歸東渭橋時鄜坊節度使李建徽神策行營節度使楊惠元猶與懷光聯營陸贄復上奏

右懷光當管師徒

通鑑本注當管猶言見管也

足以獨制凶寇逗留

未進抑有他由所患太强不資旁助比者又遣李晟李

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兵

他本

附麗其營

綱目集覽附依麗著也麗

如字讀或作離莊子附麗不以膠膝注麗音戾亦附也謂使離者相附也

無益成功祇足生

事何則四軍接壘羣帥異心

通鑑本注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之軍及李懷光之軍

爲四

論勢力則懸絕高卑

通鑑本注言懷光之軍最强懷光之官最高相去懸絕

據職名則不相統屬

通鑑本注言懷光晟建徽惠元四人並爲節度使各總一軍不相統

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

光養寇蓄姦而怨其事多凌己端居則互防飛謗

兵書言行

不同豎私枉公外相連誣內相誦有此不去是謂敗亂

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

和說文齟齬齒不相值也

嫌釁遂起

他本作遂構

俾之同處必不兩全

强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

通鑑本注陸贄言李懷光李建徽楊

惠元之禍敗如燭照龜卜滅

一作覆

亡之禍翹足可期

通鑑本注人立而翹一足則不

能久翹足可期者言禍來之速也

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危所切寔堪

疚心太上消慝于未萌

通鑑本注太上猶言極上也慝惡也

其次救失于

始兆況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寧亂李

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徽惠元勢轉孤弱爲其

吞噬理在必然他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

急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

素少慮爲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爲犄角

左傳晉人角之諸戎犄之

林注角者當其頭也犄者踏其足也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卽日

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

之心

綱目集覽左傳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林注先發而制人所以奪敵之戰心也先悉荐反

疾雷不及掩耳者也

通鑑本注淮南子之言謹按淮南子兵略訓善用兵者擊其猶猶陵

其與與疾雷不及塞耳疾霆不暇掩目又六韜智者從之而不失巧者一決而不猶豫是以疾雷不及掩耳迅電不及
瞑目 夫制軍御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有宜適當

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契其時然後舉無敗謀措無危勢今者屯兵而不肯爲用聚將而罔能叶心自爲

鯨鯢

左傳右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變在

朝夕畱之不足以相制徒長厲階析之各競于擅能或

建勳績事有必應斷無可疑解鬪不可以不離救焚不

可以不疾理盡於此唯陛下圖之

大學衍義補按是時李晟旣徙東渭橋後

數日懷光果并李建徽賜惠元兵惠元死之贄之料事可謂明矣所言制軍御將離合疾徐得其要契其時百世之下皆所當知也

以前件事宜臣昨晚自行營回面奉進止以臣所商

他本有量字

許李晟移就城東灼然穩便但慮懷光不免

悵望

通鑑本注悵怨也

因此生詞轉難調息

通鑑本注生詞猶今人言生言

語也調息猶今人言調停也

則不如不去令臣更審細思量奏來

者臣以事機得失所繫安危于慮百思通夕忘寐誠

以貪因循而不能矯失者終有大患處艱危而不思

出險者

易困于艱危疏艱危動搖不安之貌書秦誓作杌隉

必無久安罄陳芻

堯唯所省擇謹奏

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

右欽澈奉宣聖旨自發洋州以來累路百姓進獻果子

胡瓜等雖甚微細且有此心今擬各與散試官

通鑑本注散官

卽文散階武散階也通典天授二年凡舉人無賢不肖咸加擢拜大置試官以處之試官蓋起此也注試者未爲正命凡正官皆稱行守其階高而官卑者稱行階卑而官高者稱守官階同者並無行守字太后務收物情其年二月十道使舉人并州石艾縣令王山耀等六十四人并授拾遺補闕懷州錄事參軍崔獻可等二十四人并授侍御史并州錄事參軍徐昕等二十四人并授著作郎魏州內黃縣尉崔宣道等二十二二人并授衛佐校書御史等故當時諺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卿宜審斗量權椎侍御史腕脫校書郎試官自此始也

商可否者伏以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

名公器也唯功勳才德所宜處之非此二途不在賞典

不可多取恆宜慎惜理不可輕若一本無若字輕用之則是壞其公器

而失其大柄也器壞則人將不重柄失則國無所持起

端雖微流弊必大緣路所獻瓜果蓋是野人微情有之

不足光聖猷晉書庾冰傳上不能光贊聖猷下不能緝熙政道無之不足虧至

化後漢仲長統傳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址量以錢帛爲賜足彰行幸之

恩饋獻酬官恐非令典謹奏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右欽漵齋中書所與進瓜果人擬官狀示臣

文獻通考唐制凡命

官遷除磨勘移易差遣中書皆命詞給告

仍奉宣聖旨朕所到處欲得人心

喜悅試官虛名無損于事宰臣已商量進擬與亦無妨

者臣愚以謂信賞必罰霸王之資

六韜凡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賞信罰

必于耳目之所見聞則所不見聞者莫不陰化矣

輕爵褻刑衰亂之漸

禮記政

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

信賞在功無不報

必罰在罪無不懲非功而獲爵則爵輕非罪而肆刑則

刑褻爵賞刑罰國之大綱

注言昔者堯有天

下舉大綱命舜禹一綱或琴

萬目皆弛雖有善理末如之何天寶季年嬖倖傾國爵

以情授賞以寵加天下蕩然紀綱始紊逆羯乘釁遂亂

中原遣戍歲增策勳日廣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

賞興焉職員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青朱雜沓

于胥徒

王粲羽獵賦叢華雜沓煥衍陸離吳都賦雜沓從萃注皆紛擾貌通鑑本注周禮六官之屬大

夫士之下有府史胥徒鄭氏注曰胥役民之給徭役者若今衛士矣胥讀如謂謂其有才智爲什長金紫

普施于輿阜

綱目集覽金紫金章紫綬也左傳王臣公卿大夫大夫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

隸司馬溫公百官公卿表序唐初職事官有六省一臺

九寺三監十六衛十率府之屬其外又有勳官散官勳

官以賞戰多散官以褒勳舊肅宗之後四方靡沸兵革

不息財力屈竭遂并職事官通用爲賞將帥出征者皆

給空名告身自開府至郎將聽臨時注名有王異姓者

于是金帛重而官爵輕矣文獻通考分注張巡在雍丘

才領一縣千兵而大將六人皆開府特進德宗避難于
奉天渾瑊之童奴曰黃岑力戰卽封渤海郡王至于僖

昭之世遂有捉船郭使
君看馬李僕射之號

薰猶無辨

左傳一薰一蕕涇渭十年尚猶有臭

不分

詩涇以渭濁湜湜其沚釋文涇濁水也渭清水也李嶠爲李景諶讓天官尙書表朱紫多紊涇渭莫

辨

二紀于茲莫之能整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

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聖旨以爲試官虛名無

損于事臣伏恐陛下思之未熟偶有是言倘或謂之信

然臣竊以爲過矣夫立國之道唯義與權誘人之方惟

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爲重利近寔而於德爲輕凡所

以裁是非立法制者則存乎其義至于參虛寔揣輕重

並行而不傷迭用而不悖因眾之欲度時之宜消息盈

虛使人不倦者則存乎其權專寔利而不濟之以虛則

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寔則誕謾而人

情不趨通鑑本注誕謾虛言也故國家之制賞典錫貨財賦秩廩

所以彰寔也差品列異服章所以飾虛也左傳君子小人

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居上者必明其義達其變相須以爲表

裏使人日用而不知則爲國之權得矣謹按命秩之載

於甲令者史記惠景閒侯者年表長沙王者著合甲稱其忠焉注瓚曰漢時決事集爲令甲三百餘

篇如淳曰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乙有職事官焉綱目

令丙師古曰若今第壹篇第二篇集覽

有職掌者謂有散官焉文武散官詳見首卷有勳官焉通典上柱國柱國上

護軍護軍上輕車都尉輕車都尉上騎都尉騎都尉驍騎尉飛騎尉雲騎尉武騎尉大唐採置自上柱國以下

並為有爵號焉唐書凡爵九等曰王曰嗣王郡王曰國勳官有爵號焉公曰開國縣公曰開國縣侯

曰開國縣伯曰開國縣子曰開國縣男雖以類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務

而授俸者唯繫于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德此

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三者所繫

大抵止于服色資蔭而已通鑑本注服色謂紫緋淺緋深綠淺綠深青淺青及黃其

色各以品為差資蔭謂隨資品得蔭其子若孫及曾孫也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此所

謂假虛名以佐其寔利者也虛寔交相養故人不瀆賞

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今之員外試官

通典中書令李嶠初自地

官尚書貶通州刺史至是召拜吏部侍郎嶠志欲曲行私惠求名悅眾冀得重居相位乃奏請大置員外官多引用勢家親識官員倍多府庫由是減耗又員外官其初但云員外至永徽六年以蔣孝璋爲尚藥奉御員外特置仍同正員自是員外官復有同正員者其加同正員者唯不給職田耳其祿俸賜會與正官同單言員外者則俸祿減頗同勳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員正官之半

然而突銛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

通鑑本注銛利也綱目集覽突觸利

刀也西京賦胸突銛鋒

竭筋力展勤效者又以是酬之其爲用也

可謂重矣今或捧瓜一器挈果一盛亦授試官以酬所

獻則彼突銛鋒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

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于
瓜果矣瓜果草木也視人如草木誰復爲用哉且員外
試官無俸祿之資無攝管之柄無見敬之貴無免役之
優唯假空名以籠浮俗浮俗所以若存若亡而未甚厭
棄者徒以上之所惜耳今陛下若又輕用之以爲無損
于事人寤斯旨復何賴焉後之立功曷用爲賞陛下若
欲賞之以職事則官員有限而勳伐無窮固不勝其用
矣陛下若欲賞之以貨財則人力已殫而帑藏皆匱固
不充其費矣旣未有寔利以崇一作敦勸又不重虛名而

濫施人無藉焉何以爲國且植瓜種果多是野人貧者
所資唯在衣食假以冗號亦奚用焉必欲使之歡欣不
如厚賞錢帛人不失利國不失權各得所宜兩全其寶
何有不可顧傷大猷願畱睿思更少詳度謹奏

唐陸宣公翰苑集卷第十四終

皇朝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四

皇朝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四

唐陸宣公翰苑集卷第十五

汪肇龍稚川

程瑤田易田

山右張佩芳蓀圃注釋

新安

汪梧鳳在湘

參訂

方矩晞原

涇陽柏森子餘校刊

奏草五

興元論解姜公輔狀

通鑑上欲爲唐安公主造塔厚葬之諫議大夫同平章事

姜公輔表諫以爲山南非久安之地公主之葬會歸上都此宜儉薄以副軍須之急上使謂陸

贊云

云

右欽徽奉宣聖旨緣唐安

唐書地理志蜀州唐安郡屬劍南道

公主喪亡

唐書諸公主列傳韓國貞穆公主昭德皇后所生幼謹孝帝愛之始封唐安將下嫁秘書少監韋宥未克而朱泚亂從至城固薨加封諡不可向此閒遷厝權令造一塔安置待收

復京城卽擬將歸以禮葬送所造塔役功費用亦甚微

小都不合是宰相所論之事姜公輔忽有表奏都無道

理但欲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朕本拔擢將爲腹心今卻

如此豈不負朕至深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公輔頃在

翰林

唐書姜公輔傳以制策異等授右拾遺爲翰林學士

與臣久同職任臣今據

理辨直則涉于私黨之嫌希旨順承則違于匡輔之義

蜀志諸葛亮傳詔策曰受遺託孤匡輔朕躬

涉嫌止貽于身患違義實玷於

君恩徇身忘君臣之恥也

通鑑本注玷玉病也

別嫌獎義主之明

也臣今不敢冒行所恥亦賴陛下明聖而鑒焉古語有

之順旨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故人臣皆爭順

旨而避逆意非忘家爲國捐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

忌諱

前漢馮唐傳鄙人不知忌諱又臣誠愚觸忌諱死罪

建一言開一說哉是以

哲后興王知其若此求諫如不及納善如轉圜

前漢梅福傳昔

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注見十二卷

諒直者嘉之訐犯者義之愚淺

者恕之狂誕者容之仍慮驕汰之易滋而忠實之不聞

也于是置敢諫之鼓淮南子堯置植告善之旌史記孝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注應劭曰旌旛也堯設之

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如清曰欲有進善者立于旌下

言懸戒慎之鞞立司過之士呂氏春秋湯有司過之士

過知已猶恐他本其未也又設官制以言為常由是有史

為書以下六句並左傳文瞽為詩杜注瞽盲者工誦

箴諫杜注工樂人也大夫規誨杜注規正士傳言杜注

不得徑達聞君庶人謗杜注庶人不與政聞君過則誹

過失傳告大夫漢善賈誼傳有記過之史進

善之旌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尚恐其怠也每歲孟春

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

道人以木鐸徇於路而振警之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

諫

書亂征大學衍義補曰按工執藝事以諫如伶州鳩

諫周景王之匱財罷民匠師慶諫魯莊公之丹楹刻

桷是

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書亂征

然非明智不能招直言

說苑晏子曰明君在上下有直詞

非聖德不能求過行招直則其智彌

大求過則其德彌光唯衰亂之朝闇惑之主則必諱其

過行忿其直言以阿諛爲納忠以諛諍爲揚惡怨譎溢

于下國而耳不欲聞

詩奄有下國

腥德達于上天而心不求

悟

書刑發聞唯腥

迨乎顛覆猶未知非情之昏迷乃至於是故

明者廣納以成德闇者獨用而敗身成敗之途千古相

襲與敗同轍者罔不覆與成同軌者罔不昌以陛下日

月之明江海之量自當矯夏癸殷辛拒諫飾非之慝

史記

殷本紀紂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以爲天下皆出己之下

協大禹成湯拜言改過

之誠矧又時運方屯物情猶鬱乃是陛下握髮吐哺之

日宵衣旰食之辰士無賢愚咸宜錄用言無大小皆務

招延固不可復有忤逆之嫌甘辛之忌也夫君人者以

眾智爲智以眾心爲心恆恐一夫不盡其情一事不得

其理孜孜訪納唯善是求豈但從諫不拂而已哉

書從諫弗

拂

乃至求謗言聽輿誦葑菲不以下體而不採

詩采葑菲無

以下體傳葑須也非芴也下體根莖也箋此二菜者蔓菁與薑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並棄其葉釋文葑草木疏云蕪菁也郭璞云今菘菜也非妃鬼反爾雅云非菘菜郭以菲芴爲鹽鐵論文繁于春華班固荅賓戲

禮斗威儀曰帝芻蕘不以賤品而不詢故幽隱必達今者德其英華

公輔官在諫議任居宰衡唐書宰相表建中四年十月

學士姜公輔爲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獻替彌綸乃其職分左傳君所

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比於芻蕘葑非豈不

優而且重哉此理之常奚足怪也縱使引喻非當不猶

愈於輿誦乎矯激過深不猶愈於謗言乎晉文聽輿人

奏草五
柏經正堂藏書

之誦而霸業興虞舜設誹謗之木而帝德廣斯實聖賢之高躅陛下何疾焉聖旨又以造塔役費微小非宰相

一作臣

所論之事下臣愚戇竊謂不然當問理之是非豈

論事之大小若造塔爲是役雖大而作之何傷若造塔爲非費雖小而言者何罪夫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萌故君子慎初聖人存戒知幾者所貴乎不遠而復易不遠復

無祇悔

制理者必在於未亂之前

周官制治于未亂

本立輔臣置

之左右朝夕納誨意在防微微而弼之乃其職也涓涓

不遏終變桑田皸皸靡除卒燎原野

家語焱焱不滅炎

炎若何涓涓不壅

終爲江河書若火之燎于流煽已甚禍灾已成雖欲救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

之固無及矣書曰

書旅

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易曰

易繫

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然則小之不可不慎也如此陛下安得使之勿論乎虞書載咎繇之言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慎也業業危也幾者動之微也唐虞之際主聖臣賢庶績咸熙萬邦已協而猶上下相戒旣慎且危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舜之爲君始

作漆器羣臣固爭咸謂非宜

說苑堯釋天下舜受之作爲食器斬木而裁之猶漆

黑之諸侯侈國之不服者十有三

漆器之爲用也甚堅其爲費也蓋寡

然猶相繼諷諫者豈不欲杜其漸而慎其初與

通鑑太宗問諫

議大夫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爲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是知君臣之間義同一體事罔大

小相須而成故舜命其臣曰作朕股肱耳目

書益稷

夫股

肱之奉元首不以煩細而關於運行耳目之助心靈不

以么微而廢於視聽

爾雅么幼注豕子最後生者俗呼爲么豚故後人有么膺之稱說文

也么小是以臣子之於君父也盡其敬而敬焉盡其愛而

愛焉敬則願極於尊榮愛則懼陷於過惡萬邦黎獻莫

不皆然

書益

而況位列朝廷任當輔弼

荀子臣道篇君雖不安遂以解

國之大患謂之輔有能抗君之命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故輔拂之人國君之寶也拂讀爲弼

辱與辱主安與安此而不言誰復言者禮曰禮表近而

不諫則尸利也若宰相者可謂近矣事或乖悞得毋諫

乎武丁賢君也傳說賢相也而武丁引金作礪以命其

相

書若金用汝作礪

說諭木從繩以戒其君

書惟木從繩則正

是則輔

弼之任匡救攸屬巨細之事悉宜盡規陛下所言役費微小非宰相所論之事又謂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此誠

異乎愚臣之所聞是以願披肺腸而不致自默者也若

以諫爭爲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

王王綱目集覽王子

比于商紂之臣也紂無道比于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而觀其心正誤曰今按此謂紂也比于進諫紂剖其心陸贄謂若以諫爭爲指過則紂殺比干爲是不宜見罪於武王也哲王指武王秦誓數紂之罪有曰剖賢人之心若以諫爭爲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

于聖典

易蹇卦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注執心不同志匡王室者也劉氏云匪躬之故謂非私其一身之

事故獻替列職竟使奚爲左右有人復將焉用臣竊謂也

指過以示直固不如改過以見稱進諫以取名固不如納諫之爲美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

見諫不逆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
適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因而利焉所獲多矣倘或怒
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黜其取名而不容
則陛下被違諫之謗是乃掩己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
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一獲一失可不慎乎伏願
嘉忤旨之忠祛逆耳之吝史記留侯世家忠
言逆耳利於行平積忿之
氣弭逆詐之情然後試以愚言反復參校庶臻至理且
亮微誠謹奏

又答論姜公輔狀

右欽漵奉宣聖旨省卿所奏公輔事宜雖甚知卿盡忠
然似未會朕意朕意公輔才行共宰相都不相當在奉
天時早欲停罷後因公輔辭退朕已對面許訖尊屬懷
光背叛遂且因循容到山南公輔知朕必擬移改所以
固論造塔事竇直取名據此用心豈是良善朕所以惆
悵者祇緣如此卿今疑朕不能納諫殊乖本意者臣以
憲執務在樸忠推理而言有懷必盡睿意元妙非凡所
窺如臣懵昧之材且無希伺之志奏報失旨宜其固然
所冀錄微款而矜至愚實天下幸甚古人有言曰明主

者可以理奪又曰主聖則臣直

呂氏春秋魏文侯燕飲令諸大夫論己或言君

之智也至于任座任座曰君不肖君也文侯不悅次及翟璜曰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賢者其臣之言直今

陛下稟天縱之性

他本作才

備明聖之資臣若抱理莫伸守

直不固上虧至化罪莫大焉輒復據直道而理其前言

惟陛下留意幸察臣竊以領覽萬幾必先虛其心鏡鑑

一作鑑鏡

羣情必先誠其意蓋以心不虛則物或見阻意不

誠則人皆可疑阻於物者物亦阻焉疑於人者人亦疑

焉萬物阻之兆人疑之將欲感人心致於和平盡物理

使無紕繆是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

韓詩外傳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

不務襲蹈其所以安存則未有以異乎卻走而求逮前人也

無乃愈踈乎孔子曰不

遷怒不億不信豈非懼于肆情逞憾以至於失中違道

者哉臣之區區志欲匡輔是以前者疏奏

一作疏

願陛下

平積憤之氣弭逆詐之情然後試以愚言反覆參校庶

臻至理且亮微誠今陛下以素欲廢罷公輔之心而謂

其所行皆非良善則是遷怒而積憤之氣未平也陛下

揣公輔知必移改之意而謂其所言皆欲取名則是億

不信而逆詐之情未弭也逆詐未弭積憤未平固宜公

輔獲戾于蓄疑

書蓄疑敗謀

下臣見尤於乖意謂之至當則

或不然夫臣之獻言以助理也君之求諫以弼違也

禮子

違汝弼注

言苟助理何必以人而廢言諫苟弼違何必

責意而拒諫若彼言無足用意雖善而奚爲諫有可從

人雖咎而寧捨古先聖王所以採葑菲詢芻蕘傳謗言

用讎怨急於聽納乃至斯其意無他惟義所在願陛

下不以增嫌而遺其片善不務精察而謂之大明忠言

者利於行而拂于情唯計慮至熟乃能無忤幸紆宸鑒

梁簡文帝愍囚徒疏宸鑑

更審所宜謹奏

通鑑綱目上

每以垂心國誥是焉攸切

輔爲左庶子

興元論請優獎曲環所領將士狀

通鑑釋文曲姓也漢有代郡太

守曲謙通鑑音注曲環時以隴西行營兵戍陳許

右曲環所領一軍悉是朱泚部曲或頃在鳳翔所管或

本從河朔同來後因汴宋用兵權抽赴彼應援所以行

營將士猶舉幽隴爲名今之元凶乃其舊帥岐下則楚

琳助亂薊門則朱滔黨姦獨此偏師漂然河上

詩河上乎翺翔

其營幕則寄於他土

史記李牧傳注崔浩曰古者出征爲將帥軍還則罷理無常處以幕

帘爲府署故曰幕府

其家屬則陷於匪人又屬汴路姦虞浚城陷

覆

通鑑李希烈攻李勉于汴州驅民運土木築壘道以攻城勉城守累月外救不至將其眾萬餘人奔宋州

希烈陷大梁

糧餉屢絕資裝久殫士卒常情固難安處是宜

潰歸舊管否則散適樂郊而曲環撫之悉無離叛孤軍

自守亦不苟從處危能安聞難輒赴甚推齊肅累著功

勳近日將帥之中罕有如環之比考其才節絕有過人

但緣羈縲

他本作寓

多時窮匱轉甚繼陳章奏言極酸辛

江淹

上建平王書履影

告急朝廷則力未能救求哀郡府則

平心酸鼻痛骨

人莫見憂覽其辭情可爲流涕若失于應接則終以危

亡良將義徒實在深惜願陛下不以常人遇之不以常

事遣之方今勢可相資唯有江左完實恐須密勅韓滉

切令贍恤此軍器甲衣糧咸使周足因賜劉洽手詔

趙

朝野類要手詔者或非常典或見寫意及不用四六句者也

亦委加意保持若得自

存必有成績非艱難無以表特操非英聖不能全異才有功見知人必悅勸臣不勝區區爲國獎善拯危之意謹啟事以聞謹奏

興元論解蕭復狀

右欽漉齋蕭復表示臣兼奉宣聖旨朕比緣李懷光凶狂權且就此迴避山南旣與京畿接近指麾兵馬日望收城今蕭復勸朕令幸江陵

唐書地理志江陵府江陵郡本荊州屬山南道通典

江陵郡今之荊州春秋以來戰國之都謂之郢都西通
巫巴東接雲夢亦一都會也秦置南郡漢高帝改爲臨
江郡景帝改爲臨江國其地居洛陽正南蜀先主得之
後屬吳常爲重鎮隋并梁置江陵總管府唐爲荊州或
爲江陵郡去西京千七百七十
三里去東京千三百十二里 表狀之中張皇頗甚朕

不會其意昨問從一從一亦甚驚怪不知事由蕭復奏

事官李充

通鑑音注方鎮遣牙職入奏事因謂之奏事官

朕適喚對共語亦似

不是純良此人莫是李承昭家子弟否卿宜審看蕭復

表中意趣斟酌奏來者臣伏觀其表兼揣其情蓋以遠

路傳聞事多失實大臣獻納務且竭誠雖有過當之虞

失中之策

前漢景帝紀酷吏奉憲失中

但宜勿用不足爲尤何則駐

蹕奉天迤難已甚

玉篇迤迤邐也集韻迤邐難行不進貌

況又不駐艱危

可知蕭復備位樞衡奉使宜撫忽聞變故寧免驚憂梁

岷之間窮隘特甚輦輓攸止資奉實難凡在戀主之誠

魏書張袞傳大馬戀主敢不盡言

各懷後后之志是以延賞奉迎於西

蜀韓滉望幸於東吳

唐書韓滉傳滉聞京都未平乃閉關梁禁牛馬出境築石頭五城自

京口至玉山毀上元道佛祠四十區修塢壁起建業抵京峴樓雉相望以爲朝廷有永嘉南走事謹按望幸望

車駕之臨幸也封禪文太山梁父設壇望幸顏延之詩望幸傾五州此乃臣子之常情古

今之通禮蕭復所請亦類於斯事雖非宜意則可恕李

充頃任御史臣嘗與之同僚其人是故福建觀察使

唐書

方鎮表大歷六年廢福建節度使置都團練觀察處置使通鑑音注福建古閩越地唐閩州治閩縣及侯官縣

開元十三年改爲福州李椅之男共承昭房從已遠謹按唐書宗室世系表充

出蜀王房蜀王代祖元皇帝子承昭出號王房號才頗王高祖子通鑑音注從一從再從三從兄之親也

通敏性亦溫恭宗族之中足稱佳器南史豫章王巖傳詣司徒袁粲粲謂

人曰後來佳器也梁武帝贈蕭子顯詔神韻峻舉宗中佳器伏願更廣詢訪方驗臣

言不誣謹奏

又答論蕭復狀

右欽澈奉宣聖旨卿所奏蕭復事朕已具悉假使更無

別意終是不識事宜更令他本無更字巡行諸道轉恐事多

乖失緣孟皞年老今欲除蕭復爲福建觀察使便令赴
任去就亦應得所卿意以爲何如者伏以將相之任所
委皆崇中外迭居亦是常理然君臣有禮進退不可以

不全理體有宜本末不可以不稱頃盜興都邑駕適郊

畿陛下悔征賦之殷繁念黎元之困悴誕降慈旨深示

憫傷特遣大臣普詢疾苦本期還報將議優蠲眾情願

顯日望上達若今未終前命還他本授遠藩則是膏澤

將布而復收史記樂書成王作頌沐渙汗已發而中廢

易渙汗事既失望人何以觀斯乃進退之禮不全本末

其大號

之宜不稱謂爲得所臣實疑之儻慮處事乖方不欲淹
畱在外則當諭以詔旨促其歸程遠郡巡歷未周但令
副使他本作副介分往待其復命親訪物情革弊垂恩用符
德號使務旣畢能否益彰徐擇所宜以圖進退庶於事
體允得厥中謹奏

興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右欽澈奉宣聖旨近日往往有卑官從山北來

通鑑本注梁州

在山南岐
雍在山北

皆稱自京城偷路奔赴行在大都此輩多非

良善有一邢建論說賊中體勢語最張皇

通鑑本注皇大也

察

其事情頗是窺覘今且令畱在一處安置如此之類更

有數人若不相尋恐有姦計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臣

伏以任總百揆者

書納於百揆蔡注百揆者揆度庶政之官猶周之冢宰也通典注堯初天

官爲禮至堯試舜天官之任謂之百揆舜又命禹爲百揆皆天官也

與一職之守不同富

有萬國者與百揆之體復異蓋尊領其要卑主其詳

莊子

要在於主

尊尙恢宏

後漢書馮異傳恢宏聖緒橫被四表蜀志諸葛亮傳誠宜開張聖聽

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

卑務近細是以練覈小事糾察微姦此

有司之守也維御萬樞選建庶長總綱而眾目咸舉明

邇而羣方自通此大臣之任也愚智咸納

他本作兼納

洪纖

靡遺蓋之如天容之如地

左傳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

垂旒黈纁而黜其聰察匿瑕藏疾而務於包含

左傳高下在心

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注

藏疾山之有林藪毒害者居之匿亦藏也雖美玉之質

亦或居藏瑕穢

不示威而人畏之如雷霆不用明而人仰之如

日月

左傳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

此天子之德也

以卑而僭用尊道則職廢於下以尊而降代卑職則德

喪於上職廢則事不舉德喪則人不歸事不舉者弊雖

切而患輕人不歸者釁似微而禍重茲道得失所關興

亡聖王知宇宙之犬不可以耳目周故清其無爲之心

而觀物之自爲也知億兆之多不可以智力勝故壹其

至誠之意而感人之不誠也異於是者乃以一人之聽

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

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故宣尼

通典平帝元始初追諡孔子曰褒成宣尼

公述陶唐之盛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周詩美文王之

德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皆覆育萬物渾然大同

是書

之謂大同禮記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

左傳詩曰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

項籍納秦

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坑之

史記項羽紀諸侯吏

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卽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其於防虞亦已

甚矣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

班彪王命論高

祖信誠好謀達於聽受從諫如順流趨時如響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悟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

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秦皇嚴衛雄猜而荆軻

奮其陰計

史記刺客傳秦王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

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恠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搥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

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

後漢馬援傳 羈使援

於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閒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

自有真也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

情思附則感而悅之雖寇讐化爲心膂有矣意不親則

懼而阻之雖骨肉結爲讐慝有矣史記鄒陽傳意合則胡越爲昆弟不合則

骨肉出遂不收臣故曰茲道得失所關興亡伏惟陛下睿哲文

思光被四表孝友勤儉行高百王然猶化未大同俗未

至理者良以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幾有

獨馭區宇之意謀吞眾略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

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

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蓋者憂於見疑通鑑

本注蓋徐刃翻詩王之蓋臣毛詩傳曰蓋進也綱目集覽呂氏曰忠愛之篤進進無已季公覲注蓋在忍反忠

也著勲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攻討馴致離叛

構成禍災兵連於外變起於內歲律未半乘輿再遷國

家艱屯古未嘗有以陛下至聖之德而遇茲他本作殷

憂之期天其或者欲大啓睿心陸士衡辨亡論以奇蹤襲於逸軌睿心因於令

圖史記司馬相如封禪文天倣小失而崇丕業耳下之壯觀王者之丕業臣謂

陛下當奉若天意追咎已然凡所致寇之由悉已詳知

其故將革前弊以消羣疑今承德音尙襲流誤若未悔

禍何由弭災臣獲蒙過知又辱下問若務順旨是爲欺

天庸敢指陳庶裨闕漏往歲初奮師旅四征不庭義烈

之徒人思自效捨逆歸款者繼獻於闕下

論衡麒麟須獻乃達闕下

班固詩上

陳謀諫失者爭詣於禁門

前漢息夫躬傳以醫技得幸出入禁

門陛下能於此時乘軍氣之方雄因人心之願盡輟沐

吐哺虛襟坦懷海納風行

庚信馬射賦序上則雲布雨施下則山藏海納晉書樂志

化若風行

不凝

他本作

不滯功者報之義者旌之直者

獎之才者任之其或有志而無補於時敢言而不當其

理亦必恕其妄作錄其善心率皆優容以禮進退如此

則海內風靡翕然歸心賢愚咸懷小大畢力葺爾凶醜

會何足平臣固知久已理安無

他本作必無

奉天之幸矣其

所以孕禍胎而索義氣者

前漢枚乘傳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

來在乎獨斷宸慮專任睿明降附者意其窺覲

左傳能官人則

無覲心注無覲覲以求幸劉琨勸進表狡寇窺窾文選注窾與覲同

輸誠者謂其遊說論

官軍撓敗者猜其挾姦毀沮陳凶黨強狡者疑其為賊

張皇獻計者防其漏言進諫者憚其宣謗凡此之類悉

貽聖憂感使拘留

楚辭序拘留不遷

謂之安置或詰責而寘於

客省

通鑑音注時於右銀臺門置客省或四方奏計未遣者上書言事忤旨者及蕃客未報者皆館於其

中常數百人

或勞慰而延於紫庭

後漢皇甫規傳臣生長邊遠希涉紫庭宋書符瑞志

鳳凰翔兮於紫庭雖呵獎頗異其辭然於圈閑一也說文圈養畜之閑也

閑闌也既杜出入勢同狴牢楊子狴狴使人多禮乎注狴狴牢獄也初學記狴牢者獄

別名解釋無期死生莫測守護且峻家私不通一遭繫維

詩繫之維之以永今朝動歷年歲想其痛憤何可勝言由是歸化

漸稀而上封殆絕矣綱目質實漢制奏事卓囊封板以防宣泄謂之封事通鑑音注漢官

曰凡章奏皆啓封其言密事得用卓囊徇義之心既阻脅從之黨彌堅而

貴近之臣往來之使希望風旨詭辭取容唯揣樂聞不

憂失實咸言聖謀深遠策略如神小寇孤危滅亡無日

陛下急於誅惡皆謂其事信然窮兵竭財坐待平一人

心轉潰寇亂愈滋遂致轂下生戎宮闈不守倘陛下能
於此際遽敷大號謝過萬方敘忠良見忌之冤而舉其
尤鯁亮者加之厚秩糾阿諛不實之罪而數其極姦妄
者處之大刑賞罰既明忠邪畢辨以此臨下誰敢不誠
以此懷人何有不服過而能改亂亦遄安臣固知尋復

京師必無梁岷之遊矣

綱目集覽梁本漢之漢中郡晉置梁州唐以梁涼聲相近改名

襄州尋復故名至德宗陞興元府岷蜀中山名岷山 陛

卽汶山在茂州去青城石山三百里俗呼鐵豹嶺

下旣闕慎於始又失圖於中收之西隅

後漢馮異傳始雖垂翅回谿終

能奮翼黽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唯在茲日豈可復使一事紕繆一

言過差哉今賊泚未平懷光繼叛都邑城闕狻猊迭居

任助迹異記

狻猊獸中最大者龍頭

馬尾虎爪長四百尺善走以人為食關輔郊畿豺狼雜

處

說文豺狼屬狗聲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

朝廷僻介於遠郡道路緣歷

於連山杖策從君

後漢鄧禹傳聞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

其能有

幾推心降接猶恐未多稍不禮焉固不來矣若又就加

猜刻

一作猜劾

且復囚拘使反者得辭來者懷懼則天下有

心之士安敢復言忠義哉卵胎不傷麟鳳方至魚鱉咸

若龜龍乃遊

史記孔子世家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

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

蓋悅近者來遠之資懷小者致大之術

也。竊料邢建等輩非必助逆之徒，假如過有張皇跡涉，疑似亦望矜愚惜體，屈法裕人，並量器能隨事甄貸。武者措之於戎伍，文者付之於宰司。大則授以職員，次但優其選序，必有須離行在難處親軍，則或除諸道一官，或委諸使錄用，就其常分，各稍加恩。古人有言：

唐書泰撫誓

我則后虐，我則讎惠。澤所及，謳歌乃歸。流聞四方，孰不

欣戴。昔趙殺鳴犢，聖人輟行。

前漢劉輔傳：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

還。注：張晏曰：趙簡子欲分晉國，故先殺鳴犢，又聘孔子。孔子聞其死，至河而還也。師古曰：戰國策記二人姓名。云：鳴犢，鐸犢，而史記及古今人表並以為鳴犢。實犢，蓋鐸犢及賣其聲相近，故有不同耳。今止舉殺鳴犢一人。

不論實

燕尊郭隗賢士繼往

更記燕召公世家燕昭王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

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

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

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

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

自齊往劇辛自

趙往士爭趨燕

況乎天子所作天下式瞻一言阻物則

天下莫不自疑一事恤人則天下莫不同悅固不可以

小失爲無損而不悔亦不可以小善爲無益而不行小

猶慎之矧又非小願陛下唯事無大小皆以覆車之轍

爲戒

通鑑音注車覆於前不可遵其轍當易路而行若遵覆車之迹則後車又將覆矣

實宗社

無疆之休謹奏

唐陸宣公翰苑集卷第十五終